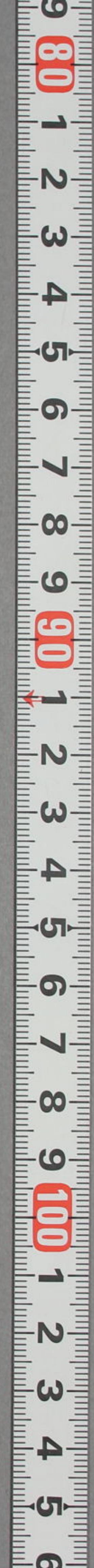


陔餘叢考 七



15  
1906  
7



15  
1906  
1879



<2001-366>  
36441

陔餘叢考卷十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代史

宋金時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削薛史  
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於正史自章宗始  
也書法嚴潔固為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為立傳前  
人已議之此猶或為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  
為北京畱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  
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  
列於唐臣傳又不入於死節傳亦屬疎漏朱溫之篡也  
唐相楊涉為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為唐宰



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况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事唐書雖不載而通鑑載之甚詳則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廻護又袁文夔隔間評云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本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多有可議者

###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脫脫銜以脫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皆總裁三史呂思誠則第總裁遼史而二史不與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而宋史不與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而遼史不與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綱目乃但記鐵睦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爲總裁官則阿魯圖亦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尙係阿魯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爲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攙越遼史四人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曷陳繹曾也金史六

人沙刺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  
 三人則幹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襲王思誠于文傳  
 汪澤民張瑾麥文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  
 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張翥吳當危素也卷帙繁多  
 時日亦極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  
 即告成以如許卷帙成於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  
 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考訂故凡  
 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牴牾今姑摘數條於後  
 略可見當日漫無訂正也明臣柯維騏以宋遼金三史合為一書以  
 遼金附宋而列二王於本紀義例甚嚴閱  
 二十年始成書名曰宋史新編見明史本傳又周敘以宋遼金三史  
 體例未當欲重修之正統中請於朝詔許自撰數年未及成而卒

遼宋二史相合處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為遼景宗乾亨元年是時宋征  
 北漢遼救之宋史是歲三月郭進大破契丹兵於關南  
 遼史是歲三月耶律緒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  
 敵烈及節度使都敏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此即郭進  
 關南戰勝之事劉繼元降六月太宗乘勝自將伐契丹  
 宋史謂帝次幽州城南契丹軍城北帝率眾擊走之七  
 月帝率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梁河敗績遼史謂六月  
 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戰  
 於沙河不利此即宋史擊走  
 契丹軍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高梁  
 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此即宋史高  
 梁敗績之事遼史是歲十月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宋史十

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此蓋即匡嗣敗績之事惟月日稍差宋史太平

興國五年諸軍與契丹戰於莫州敗績遼史休哥敗宋

兵於瓦橋關守將張師出戰休哥奮擊敗之宋兵又陣

于水南休哥涉水擊之追至莫州殺傷甚眾此即宋史莫州敗績之事

遼史統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蕭繼遠攻狼山鎮

石砦破之次瀛州擒其將康昭裔次遂城殺宋兵殆盡

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此事相合

惟日月稍差遼史統和二十一年四月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

於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來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繼

忠陷於敵以上數事二史皆相合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取燕敗還之後七月劉廷翰及契

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三百級遼史不載此事而

云十月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宋史太平興

國五年三月潘美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駙馬侍中蕭

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十一月關南與契丹戰大敗之

此事遼史俱不載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幹等戰

退之遼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將南伐至滿城不利太

尉奚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為敵軍所圍斜軫救出

之而宋史是年不載此事但有五月崔彥進敗契丹於

唐興潘美敗契丹於鴈門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

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眾十二月冀州言

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契丹又攻威虜軍本軍擊  
敗之殺其酋帥三年正月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至莫  
州斬首萬餘級此事遼史皆不載宋史咸平四年十月  
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口十一月王顯奏破契丹兵  
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是歲遼統和十九年並不載  
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關來侵招古擊敗之遼  
史統和二十年四月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蕭撻  
凜破宋兵於秦州而宋史咸平五年並無交兵之事但  
有契丹大林砦王昭敏來降歷觀數事宋之勝也遼不  
言敗遼之勝也宋亦不言敗彼此各誇其功而諱其辱  
蓋國史本如此至如景德元年澶淵之戰宋史則有威虜軍大破

契丹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於唐河擊其  
游騎石普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于岢嵐軍契丹攻  
瀛州李延渥敗之殺傷十餘萬契丹兵至澶州其大帥  
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而遼史是年則云與宋兵戰  
於唐興大敗之蕭撻凜與宋兵戰遂城大敗之攻瀛州  
不克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洺州敗之蕭排押獲宋田逢  
吉郭守榮等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二史所記一時  
之事惟撻凜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戰宋史謂殺傷十餘  
萬遼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餘則各言勝而不言敗此  
皆修史者僅據國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參訂故也  
又如遣使議和一事宋史謂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

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遼史謂景宗保寧六年三月宋遣使來講和則未知孰先遣使也又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許而宋史淳化五年並無遣使講和之事至澶淵之盟遼史謂宋遣使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聖宗詔繼忠與使者會許和宋乃遣曹利用來卽遣韓杞持書報聘而宋史則謂契丹駐陽城因王繼忠致書於莫州繼忠又馳奏謂契丹請和乃使曹利用往議契丹卽遣韓杞來則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戰則諱言敗請和則諱言先兩朝脩國史時固已各自爭雄如此耳其列傳內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繼倫傳契丹入寇

李繼隆以兵萬餘護輜重赴威虜軍契丹將于越謀知之率數萬騎將邀於路遇繼倫不顧而去繼倫曰寇以我兵少蔑視我耳彼若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疾趨出其不意乃命啣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與繼隆對陣未戰繼倫從後急擊殺其皮室一人衆驚潰于越方食乘善馬先遁衆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號其時爲于越者乃休哥也而遼史休哥傳並不言徐河敗績之事宋史富弼傳弼在契丹議歲幣遼主欲用獻字否則用納字弼執不可遼使劉六符等來宋竟以納字與之是宋之輸歲

幣僅言納也。遼史本紀及劉六符耶律仁先傳則謂六符等至宋定歲幣進貢名。宋從之。歲幣稱貢則宋竟用貢字矣。此又其各自諱敗稱雄者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倫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傳聞之訛。而不暇審訂者也。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遼天祚帝與金人交兵及議和等事。遼金二史所載尚多相合。如遼之天慶五年爲金收國元年。黃龍府及護步答岡之戰。六年疾藜山之戰。八年九年與金議和。往

還封冊之事。保大元年。余覲叛降金。二年遼主出奔。邪律淳僭位於燕。病死。其妻赴天德軍。金主入燕。以及保大五年遼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槩俱相合。惟遼史天慶四年本紀云。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服。遣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阿疎。遼遣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寧江州。遼使高仙壽蕭奉先討之。爲所敗。又以蕭嗣先撻不也發契丹奚軍及禁兵討之。女直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大潰。金史太祖即阿骨打遣習古廼銀朮可等往遼。索阿疎。習古廼等還具言遼主驕肆。



廢弛之狀太祖遂起意伐遼備衝要建城堡遼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乃號令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進次寧江州大敗遼師十一月遼蕭乂里及撻不野將步騎十萬至鴨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卽遼史天慶四年事也然遼史謂天祚帝乾統元年阿骨打襲節度使則至是時已閱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係於阿骨打襲位之二年竟抹卻中間一十二年蓋金史世紀尙未編年但總敘起事之由遂不暇查核年歲致有此誤也又遼史天祚帝天慶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內

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酒酣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將爲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且容之阿骨打疑懼遂稱兵先併芴近部族擄趙三等家屬趙三訴之奉先仍作常事以聞後數召阿骨打稱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五百騎至咸州與趙三等面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遣人訴於上謂咸州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而金史世紀內不載此事蓋金源修國史時已自爲諱耳又金史寧江州戰勝後羣臣皆勸進明年正月太祖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則遼天慶五

隋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年事也。而遼史是年不書，直至天慶七年本紀內始稱是歲阿骨打用楊朴策，卽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則竟將金主建國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輔七年爲遼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灤，而遼史是年不書，乃于保大四年八月書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豈編訂者誤算年分耶？至如遼史張毅據平州，金史作張覺，蓋毅與覺音相近之故。遼史保大二年遷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慶六年據東京，已爲金將撻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時又降遼史誤也。當以金史爲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兩朝本紀參考，大槩多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兩國年號核算，是年爲金天輔二年，乃金史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二年正月使散覲如宋報聘，則馬政至金反在前，而宋遣馬政反在後矣。宋宣和元年爲金天輔三年，宋史是年金使李善慶來，而金史是年使人無李善慶，但有字董辭、列曷魯等。宋史則字董等來聘，又係之於宣和二年。歷觀此數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後一年，卽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會七年五月拔離速襲宋主於揚州，按宋史是年爲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長。

高宗在揚州卽赴杭州金人遂焚揚州三月高宗遭苗劉之亂四月反正五月復幸建康若五月拔離速來襲揚州高宗豈敢冒險前進乎當以宋史爲正金史蓋誤以三月之事爲五月也王倫爲宋使被殺于金則宋史宐立傳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虛中使金被留旣而仕於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內郡公則金史宐立傳而宋史不必立乃宋史則傳倫而并傳虛中金史則傳虛中而并傳倫均失之矣韓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謂宗弼與張浚戰富平宗弼陷重圍韓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創力戰宗弼得潰圍出則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吳玠傳則係之於仙人關之戰謂玠與弟璘力戰敗金兵射韓常中目則又屬紹興四年事矣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刺古來援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撻辣使孛堇太一來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帥窩里盭陷濰州金史則云闍母克濰州則南北傳聞之誤又不必深論矣

宋遼金史舊本

脫脫等修史時原有舊日史稿諸臣不過仍其文而稍爲編次耳按元史伯顏旣克臨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乃悉收之及諸記注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

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中統三年又詔史天澤同鑄監修而宋史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此可見三史舊本也按阿魯圖等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戡定之勲尋奉纂修之旨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輯金事於後脫脫等進遼史表云國既邱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詞之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將諸載記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有待益見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兩朝元世祖時已嘗修輯

惟遼代國史已失其本故所記載最爲簡略然曰世祖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則世祖時蓋亦有成緒也惟三史皆有舊本是以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皐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穎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金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岳飛之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

傳末可見舊史本以臯傳附飛傳之末故於臯傳末復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乃以臯傳另爲一卷而臯傳末卻仍舊文又未將此總敘移在飛傳後竟似此功出乎臯矣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疑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時原本疑與重貴二人亦不另立傳故附見於保裔傳後也今疑與重貴既各有專傳則保裔傳後自無庸贅敘此二人之歷官乃並不刪卻而仍其舊又陳隆之傳後附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彛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彛猶提雙刀入陳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時原本銳與汝彛不另立傳故附見隆之傳後也今銳汝彛既各有專傳則隆之傳後亦不必贅敘乃亦不刪卻可見當時纂脩諸人徒以意爲割裂不暇參訂實難逃鹵莽草率之譏也

遼史

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

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遙輦以來，至重熙其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

追述。故記載極爲簡略。又金時党懷英與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遼史。泰和元年，又增脩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又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章宗時又修之。元末脩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旣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戚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

陳晉書卷三十三  
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  
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  
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  
之失檢也凡敘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耶律斜軫傳宋  
將楊繼業出代州斜軫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日繼業  
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  
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  
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年今日何面  
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號  
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

既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既詳於斜軫傳則本紀但云斜  
軫敗宋兵擒其將楊繼業可矣乃本紀又縷縷敘之較  
本傳更爲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

宋史一

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  
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藥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  
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謹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  
過仍其舊官毫無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爲五代  
史既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  
五代尙有事蹟可記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槩入之列傳  
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

冊乎况薛懷讓等并未仕於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祐傳既敘其拒盧多遜傾害趙普之謀又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及手植三槐下其後必昌等事則其子王旦傳不必復敘矣而且傳又縷縷述之神宗時新法行盡斥賣坊渡祠廟張方平爲南京畱守管內有闕伯微子廟亦在所賣中方平使劉摯草奏謂闕伯遷商邱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憑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開國建號於此乞存其祀神宗驚駭亟批紙尾謂慢神辱國莫大於此此事既載之方平傳則劉摯傳可只用一二語括之乃又一一詳敘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薦授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力爭之則詳載其事於一人傳

中其餘各傳但云語在某人傳足矣乃既詳載於頌傳而大臨傳又詳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挾宿憾誣以爲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驗呂居簡傳則云中使來按甚急居簡曰發棺而空則北走無疑不然則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爲訓中使曰然則柰何居簡曰介死必有會葬之親族及棺斂之人召問無異可卽令具軍狀以應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龔鼎臣傳則云郡守杜衍既奉詔會問椽屬皆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百口保証其死衍出懷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則一事而出兩人之保証固不妨各書乃二傳既詳載之而石介傳又一一鋪述不損



一字何其不憚煩也。至王旦傳則全取王文正公遺事一書抄撮成篇略無刪訂。李綱傳至二萬餘言分上下二卷尙有奏議載入也。李全劇賊何亦分上下二卷乎。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

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繫之若各爲其事而不相同者。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閫傳又謂閫從攻貝州穿地道穴城閫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

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之賜謚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則似光一人所駁矣而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駁矣。高宗以邢后父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顯謨閣學士衛膚敏劉珏皆力言非制乃膚敏傳不及珏珏傳亦不及膚敏亦似兩人各爭一事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宋史三

宋史楊延昭傳延昭卒帝遣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人多

望柩而泣按無尸曰櫬有尸曰柩中使所護歸者卽柩也乃旣曰櫬又曰柩意在稍變一字以避重複而不知已失其字義矣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宋史於此等處亦略不訂正岳飛傳言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慕義來歸其後又云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梁興旣於六年始來歸何得於五年先奉命去一撒離

喝也吳玠傳作撒離喝李顯忠傳又作撒里曷一兀朮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爲葉夢得向子韶傳又作完顏宗弼史嵩之卽彌遠從子也乃傳但云慶元府鄞人似與彌遠另族不相涉矣其於宋與元交兵之處余玠謝枋得等傳稱大元兵忠義傳則曰北兵亦多不畫一葉夢得旣列於文苑傳則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亦應敘入乃本傳侈言政績絕不及文學則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云云按倫傳建炎元年倫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

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倫不從乃被縊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尙有與曹勛使金之事又曹友聞傳元兵攻我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元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尙統軍耶或另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宐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宐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牧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歸是張全並未嘗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

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張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受圍數月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去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卽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者此皆文之失檢者也

宋史四

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有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爲遼景宗乾亨四年是歲景宗崩聖宗卽位乃宋史本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爲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

著不盡會以志不在溫飽對此可見其人品素定而會傳無之范文正遣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見其高諒而純仁傳無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茶進上歐陽修聞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爲此耶襄傳亦不載朱子語類蘇過爲梁師成妻持服過傳亦不載名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亦不載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蜀賊王均之亂討平之者楊懷忠之功居多乃不爲立傳僅於雷有終傳附見張盪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列傳並無張泌湧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爲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錢氏私誌泰州徐神翁有道術蔡京常問以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王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又哲宗遣使以後嗣爲問神翁書吉人二字以達後徽宗登極乃知卽御名佶字也此宜入方技傳而方技亦不載

宋史五

宋史又有是非失當者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守

陔餘叢考 卷三  
壽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以  
狗及仁贍病垂死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是日仁  
贍死則仁贍實未降也歐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於死  
節傳中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  
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古人若此蔡確車蓋  
亭詩引唐郝處俊事以武后比宣仁太后事發將謫嶺  
表蘇軾傳謂軾奏請哲宗降手詔欲深治確而太后降  
手詔貸之則仁孝兩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軾言而不能  
用按宣仁謂大臣曰帝卽位乃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  
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爲異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  
訕上爲名以逐之耳此正見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  
之明決而軾傳謂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軾之言  
爲是而太后不聽者其是非不亦謬乎

宋史六

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默記皆言滁州之戰太祖兵已  
敗訪村民知有趙學究教授鄉塾多奇計乃叩之卽趙  
普也普爲畫計太祖卽用普鄉導乘夜取道清流關側  
蘆子峯浮西澗入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治  
軍書聞變卽躍馬奔東郊太祖追及一劔揮之人馬俱  
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今本紀云暉鳳兵十五萬  
塞滁州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願成列以決勝負  
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

腦并擒鳳與揮塵錄等所記不同獨醒雜志方臘既敗獨與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偽爲朝廷招安者誘之以官旣出遂繫之父子皆檻送京師伏誅而宋史韓世忠傳謂臘入青溪洞世忠挺戈獨入擒之以出蓋據清溪志所記也而與獨醒志互異又紹熙行禮記孝宗崩光宗以疾不過宮成服中外洵洵宰相留正久去位樞密趙汝愚計無所出宗室趙彥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柰何事急持刀向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於太皇太后以嘉王擴卽位寧宗而尊光宗爲太上皇使韓侂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謀乃彥逾也今宋史彥逾及

汝愚傳謂汝愚謀立嘉王卽位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與紹熙行禮記又不同按葉適傳時中外洵洵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閤門事蔡必勝以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胄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立嘉王卽位是此謀本非始於汝愚亦可見也又尤延之傳朝廷定高宗廟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而楊萬里亦言張浚當配食按誠齋揮塵錄謂洪景盧常以浚殺曲端一事較其配享是邁乃輟

浚配享者而史則云邁請以浚配享何又牴牾若是耶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據此則景盧本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傳所云或係張俊也又文天祥傳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黃冠侍樽俎可也此仍襲野史之訛按鄭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為主元主召天祥面詰天祥怒罵但求刀下死元主猶欲釋之俾爲僧或爲道士又欲縱之還鄉天祥痛罵不止元主始殺之是黃冠歸故鄉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語豈不厚誣耶

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卽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畱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錄謂徽宗聞金人破燕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罪已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傳信錄，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謂平仲欲劫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是劫營之計，李綱實與聞之。而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則又似綱初未與知者。又綱傳紹興二年，出知潭州、荊湖。

羣盜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按是時尚有曹成等據湖湘道，賀等州，而楊么在洞庭，直至五年始滅，皆岳飛平之。何得盡歸功於綱？知潭州之歲也。韓世忠固稱名將，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廨事。見趙鼎及季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無忌憚。魏矼傳又謂內侍李廙飲世忠于家，刃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絕不載張浚因李綱誅宋齊愈，劾其以私意殺侍從。綱遂罷相，見於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趙鼎傳。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鄺瓊兵事不合，遂怒。



飛因解兵奔喪歸浚猶謂其不得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於高宗紀汪伯彥既貶帝念之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見汪伯彥傳陳東伏闕上書黃潛善輩已殺之浚又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潛善客而珵則李綱客也事見戴埴鼠璞乃浚傳於此等處並無一語惟殺曲端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之獄其于鄴瓊之叛又謂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疑遂廢劉豫又幾欲以金人廢豫歸功於浚矣至楊么之擒皆岳飛力也而浚傳中全歸功於浚謂賊二十餘萬相繼降湖寇盡平絕不及飛一字何也何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汝楫傳鑄又嘗為秦檜劾王居正為趙鼎之黨鼎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相為朋比見廖剛傳是鑄之姦邪不一而足乃鑄傳並無一字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寃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彥博以燈籠錦媚張貴妃見唐介傳而本傳不載建炎元年葉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見高宗本紀葉夢得初為蔡京客京倚為腹心嘗為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而本傳不載呂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

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歸見胡銓傳而本傳亦不載岳珂守當塗橫斂百出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見徐慶卿傳而本傳亦不載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本傳亦不載又虞允文傳金主亮南侵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李顯忠代權令允文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楊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顯忠實未嘗與也而顯忠傳則云金主將濟江詔以顯忠代

王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則以此捷分功於顯忠矣顯忠傳又云是時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則并以海陵之弑由於顯忠之復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即趨瓜洲寇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即至瓜洲其間不過數日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而必謂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說也史彌遠之誅韓侂胄也本因楊皇后與侂胄有隙密使其兄楊次山與朝臣謀之彌遠遂奉命結參知政事錢象祖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伺侂胄早朝擁至玉津園搃殺之

彌遠象祖赴延和殿以聞帝猶未信越數日始下詔暴  
佞胄罪見楊皇此事應詳載於彌遠傳乃彌遠傳並不書

且云彌遠因用兵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亦具奏  
乃罷佞胄陳自強而臺諫猶論不已佞胄始就誅召彌  
遠對延和殿則竟抹卻彌遠擅殺一節似乎先奏請得  
旨而後行誅矣理宗之立也寧宗早養宗室子貴和爲  
皇太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  
靜竑嬖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  
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  
彌遠懼乃陰謀立沂王子昀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  
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乃沂王府中

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昀至則引至柩前舉哀畢然後  
召竑封爲濟王見濟王傳此則彌遠廢立之罪上通於  
天本傳中自應一一詳載乃但云寧宗崩擁立理宗而  
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  
類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  
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  
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  
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  
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  
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  
不及考訂真僞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謬如

此也

宋史八

宋史卷帙又有當更定者張憲楊再興牛皐皆岳飛部將何以不附於飛傳後况皐傳末歷敘飛分遣諸將恢復東西京州郡之事非皐所遣而敘于皐傳可見舊史本以皐傳附飛傳之後及編次時忽離而二之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亦何以不附世忠傳後至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與玠璘相次郭浩楊政又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何以不附於玠璘之後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已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義間關數國冒死南渡

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澠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何不彙列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之後陳自強之附韓侂胄與次翁之附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胄傳之後乃皆編入列傳不著其姦黨何也權邦彥乃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乃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乃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臣之後不幾顛倒時代乎徐清叟徐榮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何以不毗連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繒鄒應龍別之傑金

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珂諸傳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宋史補之誠是矣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等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貫涉傳因全擅戕殺制置使許國卽斬全使大罵曰逆賊受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全全求制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范亦謂善湘曰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見趙范傳義斌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拓

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死見李禱傳此人何得不立傳而宋史竟遺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靖常州晉陵人靖康之變以拒張邦昌僞命憂憤不食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晉陵人張邦昌使直學士院憂憤不食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無審訂若此又南唐世家旣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完節之臣何以又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之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皆仕於宋旣入之宋臣列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廻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列傳而以附南唐西

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也

陔餘叢考卷十四

陽湖 趙翼 耘菘

金史

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祁歸潛志元好問野史故文筆最簡潔然亦有過於簡略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竇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宐其疎略其他則各有原文應亦詳備乃本紀天會二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即位七

年宋高宗爲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不書豈援春秋列國不赴告則不書之例耶十年劉豫徙居於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劉豫僭位後與宋交兵此於金無涉不書可也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二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

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潁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璘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諸將以奉詔班師遂復失故地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臯之捷王德昭關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定畫淮爲界而其時所定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一大事也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慶山奴卽承立也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又張覺旣列於逆

臣傳矣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臯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金史宗弼等傳內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

漏也至其書法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於前代與本朝交涉事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和尚傳敘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敘不諱此猶存古法也

元史

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元史本兩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開局八



月成書後又以順帝無實錄再遣使行天下搜採史事至明年二月開局七月成書今三十二卷以前當是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期日迫促疎誤尤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寧人已嘗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敘其子阿塔赤矣乃後又有阿答赤傳可見其匆遽不暇複校也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事太祖當時

號為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為四怯薛世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溫獨無按太宗本紀元年赤老溫帥師圍慶陽金移刺蒲阿來救圍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將伐宋赤老溫請行許之由此以推則赤老溫亦非無事績可紀者乃獨遺之何也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即珙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亦不載續通鑑綱目嚴實據青崖峒其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降宋而嚴實傳但云有王義深者嘗害實族屬而不載李信其人賈良伯

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闕死而闕傳作耶律卜氏按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妾也今以當其妻而反遺蔣氏亦屬疎漏按禮兒傳謂木華黎家所出玉璽楊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而楊桓傳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牀兀兒傳至大二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複若此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班朮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

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國語所謂巴圖魯也乃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則曰八都魯阿朮魯及苦徹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最為村俗另載史傳俗語條內獨不可稍加潤色乎順帝本宋德祐帝遺體德祐降元封瀛國公後學佛於土番娶邁來的有娠適明宗和世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為妻遂生順帝見程克勤宋遺民錄及權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記余應所撰合尊大師詩袁忠徹所撰符臺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見聞者卽元史本紀亦載文宗至順元

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長子非己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召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因此事徹去文宗廟主詔日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虞集傳亦見此事是則順帝之非明宗子當時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卜答失里后寧立明宗次子寧宗名懿璘質班而不立順帝迨寧宗夭而順帝始立則庚申帝記所云未必無因作史者縱不便確指其故而於明宗后邁來的傳史作邁來亦何妨略見其由瀛國公歸於明宗之源委所謂疑以傳疑也乃並不書豈以其不經耶然南史梁武帝納東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綜亦未嘗不書也又秦定帝后

為燕鐵木兒娶作夫人燕鐵木兒傳既載之而不罕罕后傳不言其事雖作史者意存忠厚然北史魏孝靜后再嫁楊愔為妻亦未嘗不書也按元制宮中稱皇后者甚多秦定后忽刺皇后也速皇后下顏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兒皇后俱見表內作史時當是不知燕鐵木兒所娶者何后故不便書耳

庚申帝大事記瀛國公降附後為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者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求為子並載其母歸 宋遺民錄瀛國公降後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來朝正立所夢柱下世祖陰欲除之公主以告瀛國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 余應詩云皇宋第

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西湖志餘虞集在文宗時草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

庚申外史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

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脫脫在旁曰彼負天下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按至元十三年瀛國公降年六歲至元二十五年瀛國學佛土番年十八歲延祐七年順帝生之歲瀛國公年五十野史所云或未必無因也

明史

明史多附書

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

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于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于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于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備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庵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撰忠賢奇祕錄王詔撰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雖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母寧過而存之又見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於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子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縉皆父子也而各自為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鄧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

陔餘叢考 卷四  
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稷，汝說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耜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耜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敞、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燿，似乎自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明史於諸臣奏議，凡切於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

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興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末載王國用為善長訟冤一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末載成化中復官賜祭，誥詞以見謙被害之冤；熊廷弼傳末載韓爌請給其首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擴廓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諭降一書，則又以其文皆有先秦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當矣。

大禮之議

明史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如嘉靖中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非張璁等明史傳贊獨謂廷和等徒泥司馬光程頤濮園之說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而未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論直足破當時循聲附和之謬也按廷和等所據者漢定陶南頓及宋濮園三事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其王後其王者太子本生父也此一據也漢光武中興先立四親廟推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後以張純

竇融等議乃以宣元成哀平五帝代四親廟而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此二據也宋仁宗立濮安懿王子於宮中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登極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程頤又言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父母此三據也不知漢哀帝宋英宗早經成帝仁宗預立爲子其不得考其王濮王固宜漢至哀平國統中絕光武崛起重復漢祚雖曰繼統實係創興原不必以宣元以下爲親廟其舍本生而立宣元以下親廟本漢儒之謬也卽立宣元親廟矣而其別立南頓君廟亦仍曰皇考廟並未嘗去皇考之稱

也。至如明世宗之入繼也，以武宗無子而祖訓有兄終弟及之義，故世宗以倫序得立。若以繼統而卽當考所繼之君，則宜考武宗矣。以武宗從兄不當考，而考孝宗則又抹煞武宗一代矣。孝宗在日，自有武宗並未嘗立世宗爲嗣也。世宗之生在孝宗旣崩之後，並未嘗奉孝宗命爲嗣也。故廷和草武宗傳位遺詔亦但云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迎嗣皇帝位。其草世宗卽位詔亦云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皆未敢明言以世宗爲孝宗子也。而柰何使之舍本生而考世父，此本廷和等之自爲窒礙。母怪張璁等之伺間也。璁之論曰：漢成帝之于哀帝，宋仁宗之于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爲嗣，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

于哀帝，宋仁宗之于英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倫序立陛下，何得與預立爲嗣者同例而論哉？方獻夫疏曰：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復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嘗立陛下於宮中，孝宗未嘗以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也。此二說者明白了，當自爲千古不易之論。故其疏一出，楊一清亦早心折之。世徒以考興獻者多小人，考孝宗者多正人，遂忘其立論之是非，折衷於至當，此豈得爲篤論乎？宋高宗將立孝宗爲嗣，命廷臣集議本生父封爵。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



之親高宗親筆降出口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此何等光明正大高宗鞠孝宗於宮中命之為子尚不沒其本生父之稱况世宗由藩王入繼素未有儲貳之稱乃欲使之舍生父而考世父乎可見延和等但拘濮議并高宗封秀王之事亦不及知此延和等之陋也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明史行文典雅

王越傳越提督軍務秦王設妓樂以宴之越曰下官為王吠犬久矣寧無以相酬者遂盡乞其妓樂以歸或疑下官二字唐宋以來史傳久無此稱不知此正士大夫對藩王之稱宋孝武定制諸王封國者其封內官止稱

下官不許稱臣明史正引用此典雖小節亦見其措詞

不苟也

明史范輅傳太祖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是朝官見王自稱官正有明之制

史傳俗語

史傳中有用極俗語者唐書以前不多見惟齊書文帝幸豫章王嶷第須由宋長寧陵隧道過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薛安都傳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勝便當拍手笑殺北史宇文化及謂許善心曰我好欲放你乃敢如此不遜又化及謂李密曰我與你論相殺事隋書太子勇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舊唐書鄭綮傳綮聞將拜相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史思明將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宦官劉季述廢昭宗手持銀

搃數上罪云某事你不從我定此數語皆以俗吻入文此外不更見也至宋遼史乃漸多遼史伶官羅衣輕傳興宗嘗與太弟重元雙陸時重元有異志羅衣輕指局寓諷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又羅衣輕以詖諧將見殺太子曰打禪底不是黃幡綽應聲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乃笑而釋之宋史俗語尤多邵雍傳程顥與雍論數謂先生之數只是加一倍法雍驚曰大哥怎恁地聰明又謝良佐曰富鄭公身兼將相堯夫只將做小兒良佐又謂程頤曰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病方有進向處張翥傳蔡京謂翥曰覺得眼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王珪

傳葉祖洽追論建儲曰珪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管蘇雲卿傳漕帥謂朝廷仗張魏公了此事雲卿曰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傳全刺秦檜被執檜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滿朝都要殺虜你偏要與虜和故此我要殺你汪立信傳立信謂賈似道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我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文天祥傳天祥至燕阿合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由我天祥曰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卽位一詔全係翻譯蒙古文今錄出以見一時文誥之體詔云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翁翁根底封

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滴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卽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云此皆從蒙古字譯出極爲俚俗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過乃宋景濂等修元史於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之編入本紀毋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之鄙俚耶

陔餘叢考卷十五

陽湖 趙翼 耘菘

通鑑綱目

通鑑，彷彿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為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採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為編年，閏位者附於左。

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崩則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陳霸先反此皆在溫公之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穎士書法則并開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綱目書法有所本

通鑑書三國事猶承陳壽之舊以曹魏繼漢為正統至朱子作綱目乃始改蜀漢繼獻帝然習鑿齒漢晉春秋早以蜀漢為正其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其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

况暫制數州之眾哉此又朱子所本也

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與

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天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皆用列國法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為比云云是溫公修通鑑時亦未嘗不斟酌于正閏也綱目於唐中宗之廢居房州

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既濟亦已有此論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約無遷鼎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為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廬陵王是此論實發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

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為周而史不以周稱之蓋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為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矣豈無牽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以綱目所書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書法究以綱目為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質實書法發明正誤等書所註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左氏兩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明其為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直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賈舉等八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為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廙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盜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使聶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其君分注載哀侯以韓廙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并中哀侯按國策嚴仲子即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傀韓非子作廙則俠累即韓廙也豈有一人之身而聶政既殺之於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二年聶政

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是使聶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兩事相去且二十六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既書盜殺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為一事耶？蓋綱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聶政傳謂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篇東孟之會，聶政直入殺韓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傀於朝，傀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

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蹇哀侯而殪之。謂使其君為死以免禍是

故哀侯為君而許負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即卒，而子懿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為相哉？則國策實誤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異，蹇烈侯使之伴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為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為一人，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訂，遂襲其訛。惟史記韓世家於烈侯時書盜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

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書其立於前遽書其廢於後斯爲漏脫無疑然考漢書諸帝紀凡卽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卽大書之也綱目之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



必不自復其先朝也元將二字應照本紀增入為是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畱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為密令教化大行云云  
今按茂本傳其為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  
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污偽命馮氏乃稱其為令於莽  
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齊武帝永明五年魏高祐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覽謂在光武時

亦誤也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  
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嘲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

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又  
景王嘲鍾毓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  
字當讀餘韶切

立曹操女為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劉氏書  
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  
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書法云  
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  
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為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  
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既大書於  
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弑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

稱曹氏而卽知爲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  
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  
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  
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爲缺漏矣

###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  
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  
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  
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爲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  
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綱目於興寧三年六月書益州刺史周撫卒曷嘗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劉遐及蔡豹傳

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與蔡  
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  
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  
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糺繆不亦甚乎後  
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  
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既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  
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爲一笑

###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  
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  
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為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邱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邱克之是惡奴即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冉胡奴呂之類而稱之為惡奴郎者猶買德郎桓鎮惡郎桓石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字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

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為姓名矣不知此晉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權之玄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太尉安帝紀作司空按是時劉裕為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時德文為大司馬領司徒蓋修謁園陵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既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

十三年劉裕滅秦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集覽註記里鼓引宋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翔記里鼓車事按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形制如司南即指車其中有木人執椎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椎是記里鼓之制其來已久集覽不引晉書轉取徵於後代何也

王陵

宋順帝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分註攸之見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王陵句集覽引安國侯諫立諸呂事然儼道成於諸呂殊屬不倫矧陵無討逆之謀攸之豈

以自况也陵當作凌按魏主曹芳嗣立受制於司馬懿揚州都督王凌貳于懿謀立楚王彪懿襲執之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遂仰藥死蓋當興午擅權舉朝皆其羽翼而凌獨以不順見害故自許為忠臣今順帝幼冲而道成專國廷臣皆願効驅馳攸之獨欲舉義旗故儼蕭氏於司馬而以王凌自况以賈充比蕭黨也陵為凌之誤無疑

魯文公七年無衛獻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將軍馮道根卒時梁主春祠二廟既出宮而聞訃梁主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主從之。質實云：左傳文七年，衛獻公祭太廟，聞大夫柳莊卒，不釋祭服而往臨之。按左傳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成公十四年，衛定公卒，子獻公立。上距文公七年，已四十三載。是文公之世，衛尙未有獻公。安得有往哭柳莊之事？此事本見檀弓，學者所共曉，豈可移於左傳，又妄指其年乎？

### 魏三祖

隋文帝開皇四年，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質實云：魏平文帝廟號太祖，昭成帝廟號高祖，太武帝廟號世祖。按此說非也。諤所云，乃曹魏，非元魏也。三祖者，太祖操、世祖丕、烈祖叡也。陳壽三國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當明帝在日，已定三祖之稱。後孫盛且訊其生前，豫自尊顯，是李諤所云魏三祖，正指曹魏也。史稱操手不捨書，登高必賦，丕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叡自在東宮，潛思書籍，觀於鍾磔詩品，三祖並列。劉勰文心雕龍，亦云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則知其崇尚文詞，洵爲江左之倡矣。若元魏之平文、昭成、太武，武畧雖優，文風未振，奚暇以雕蟲爲務哉？

### 子總管

十年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分註有子總管來護兒集覽引正義云子者人之嘉稱正誤云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按新唐書百官志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子總管一人而突厥傳武后遣沙吒忠義等擊默啜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意隋時官制亦相類也又考古人以子名官者甚多有稱子都將者魏書尉元傳元表言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遣子都將于沓于劉龍駒等將往赴擊又表言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勲負豐南叛云云孔伯恭傳宋將沈攸之等救下邳伯恭遣

子都將侯汾奚升等南北邀之攸之引退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斷清水路攸之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挾清南北等攸之軍後遂大破之是也有稱子使者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孫詢祖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祖鴻勳傳元擢爲東道大使著封隆之邢邵李暉李象鴻勳並爲子使新唐書韋挺傳太宗將討遼東使挺主餉運命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是也有稱子都督者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李賢傳賢曾祖魏太武時爲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沒於陣又韓果梁椿梁臺宇文深王傑伊婁穆樂遜俱嘗爲子都督各見本傳隋書達奚長孺傳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是也有稱子將者新唐書元宗紀大武軍子將郝靈

任殺突厥默啜藩鎮傳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子從訓聚  
 亡命五百人號子將是也有稱子司者新唐書百官志  
 尚書省六尚書兵部吏部為前行刑部戶部為中行工  
 部禮部為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為頭司餘為子司是  
 也雲麓漫抄唐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  
 御衣院樂懸院神廚院皆子司耳凡茲稱號都非褒美之詞陳  
 氏訓子為小於義極得若更引唐志為證則尤有根據  
 矣

鹿角

十九年遣楊素等伐突厥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  
 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  
 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陣大敗

之集覽引通鑑釋文曰鹿角陣名猶春秋魚麗陣也至  
 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攻成都會救至乃遁顏  
 慶復教蜀人築雍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  
 知有備自是不復犯集覽則又云鹿角者以連枝木環  
 營樹之如鹿角然何其兩不相侔也按鹿角軍中守衛  
 之具三國時司馬懿奏罷曹爽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  
 水南伐樹為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五代時契丹圍  
 幽州晉王遣兵救之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  
 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  
 馬死傷塞路觀此則鹿角之制正與集覽後說相合三  
 餘贅筆云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

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鹿角此說最明足證釋文之謬

定楊

煬帝大業十三年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質實云定楊郡名按楊者國姓定者戡定之義非郡名也又明年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北附突厥始畢以子和為平楊天子可見定楊平楊皆取平定楊氏之意亦猶騶力稱吞漢將軍見史記東越傳石勒稱平晉王見晉書後趙載記尙讓稱平唐大將軍也見新唐書黃巢傳楊字乃木旁非阜旁馮氏混而為一釋以郡名可謂不辨屯毛矣

文成公主

唐貞觀十五年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質實云公主高祖之女段綸之妻按新唐書諸公主傳高祖十九女其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非文成也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既曰宗女即非高祖之女明甚蓋元宗以前雖常與外蕃和親未有帝姬自往者故開元中鴻臚卿袁振使突厥而默棘連謂之曰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也自乾元元年肅宗以寧國公主降回紇可汗於是德憲之女相踵而適異國矣

列卒

代宗廣德二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署段秀實為都虞



陔餘叢考 卷十五  
三  
候郭晞軍士爲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  
質實云列與裂通車裂也其意蓋謂秀實車裂亂卒矣  
按列者陳也卒者秀實所領之卒也柳子厚段太尉逸  
事狀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太尉列  
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梁上植市門外新唐書秀實本  
傳悉仍其文事本易曉安得以列卒爲車裂亂卒耶

#### 四夔

德宗貞元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分注云造  
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  
四夔質實云夔獸名又山鬼此說非也夔字當是夔龍  
之夔蓋四人期許過高故時人因其自命而擬諸舜臣  
非取鬼與獸之義以譏之也劉賓客嘉話錄崔丞相造  
布衣時江左人號曰白衣夔審以鬼與獸譏之奚必名  
之以白衣乎是可悟當日品題之本意也

#### 王忠烈

憲宗元和十五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軍士立其弟  
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  
許諾質實云王承宗卒謚忠烈按新唐書藩鎮傳王武  
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封琅邪郡王德宗貞元十七年  
卒有司謚威烈帝更爲忠烈子士真嗣士真之子則承  
宗也夫武俊雖初叛後服然憲宗有忠節茂著之褒故

承元欲遵其志若承宗者囚天子之命吏結蔡邕之逆  
藩至於犯園林戕宰相此豈承元所願效者馮氏不加  
深考漫以忠烈為承宗之謚豈知承宗本無謚號耶

兗海曹華

穆宗長慶二年宣武押牙李弁作亂忠武李光顏兗海  
曹華皆以兵討弁屢敗之質實云兗海曹華四州名按  
新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戊申李弁陷宋州丙辰  
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弁戰於宋州敗之曹華傳華為  
兗海節度使李弁叛以兵取宋州華不待命以兵逆擊  
破之馮氏不察誤以人名為地名殊堪鼓掌又綱目於  
元和十四年書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質實

云曹華宋州楚邱人夫牧棣之曹華即破弁之曹華也  
乃前則據本傳以詳之茲則憑臆見以釋之何耶

天祐末紀年分注各鎮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朱梁既篡綱目於紀年處雖分注  
云是年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  
福建嶺南凡五鎮然是時河朔諸鎮尚存鎮冀則王鎔  
魏博則羅紹威易定則王處直盧龍則劉守光皆唐時  
藩鎮唐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於紀年甲  
子之下不宜竟從刪削而專書吳越等五鎮也若謂河  
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梁以王鎔為趙王羅紹威為王  
劉守光為燕王王處直為平王不異梁之  
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越諸鎮何嘗不受梁封爵乎梁以錢鏐

為吳越王馬殷楚王高季昌渤海王王審知况高季昌又朱溫所授

節度使當溫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為鎮而河朔各自

擁兵據地者反不書鎮乎若謂錢鏐之吳越王審知之

閩馬殷之楚高季昌之南平初封渤海劉巖之南漢初封南海皆

有國號則鎔之趙守光之燕紹威之鄴處直之北平又

何嘗無國號乎說者又謂綱日本據歐陽公五代史十

國世家為斷有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書故吳越等分

注而河朔諸鎮獨從略然李茂貞之王岐歐陽史並無

岐世家而綱目列之梁晉之下何以獨遺河朔乎綱目

之意但以吳越等皆歷數傳茂貞亦稍久而河朔諸鎮

則唐亡後不數年皆以次夷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既列

之為鎮則吳越等固鎮而河朔亦鎮不應於未滅時即

不書鎮也似宜於紀年甲子之下一例分注如天祐四

年丁卯歲下則云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

鎮冀魏博易定盧龍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嶺南凡九鎮

以後某鎮於某年滅則於某年下注某鎮亡魏博壬申年滅

鎮冀易定俱較為得實又高季昌至梁末帝時始絕貢獻

自為一鎮則丁卯以後五六年不應即書荆南為一鎮

應於梁末帝時始列為鎮耳又夏州李仁福一鎮歷五

代至宋迄元始滅則五代紀年下似亦不可不列之諸

鎮也

西平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殺李繼麟即朱友謙時李紹琛即康延孝在蜀其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合門屠贖我輩歸則同誅決不復東矣紹琛遂反質實云郭崇韜追謚西平王按此說非也是時崇韜甫遭枉害莊宗絕無恤典安得有西平王之追贈諸將所稱乃謂朱友謙耳友謙自朱溫時鎮河中後附於晉晉封為西平王郭崇韜並無此封爵也五代史康延孝傳載友謙舊將之辭曰宋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其文明白如此而質實妄指為崇韜杜撰亦甚矣

遼復號改號

綱目續編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復改國號曰遼按石

敬瑋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朱子大書於冊然自後有事止書契丹故續編亦仍之迨隆緒之初立也復國號曰大契丹太宗太平興國七年閱八十餘年而洪基復改稱遼自後遂以遼書之矣夫改號復號國之大事今耶律氏兩改而中復則當特書復號契丹於前繼書再改稱遼於後其事乃有序而可稽隆緒之復號契丹何以不特書於太平興國中而僅見於分註也

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棗大敗之發明云夏稱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為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遼人為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

陰會叢考 卷三  
故特進而稱人予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既以宋之應兵為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為不仁何其予奪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于夏日貶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元祐元年斯何罪而貶之遼人復來議疆事神宗熙寧六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說轉鑿矣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紹興十一年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按朱子綱目晉懷帝永嘉五年書漢人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六年又書漢封帝為

會稽郡公不云降封平阿公為會稽郡公也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隱帝乾祐二年又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不云遷負義侯重貴於建州也夫紀所封以著其實而仍故號以存其體朱子之權度精矣今續編書法如此較諸前書義例迥不畫一

畱夢炎及第

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畱夢炎及第發明云綱目凡書賜及第分註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皆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不足紀或所上之策不足錄耳周氏此說非也國士遇我國士報之今者及

第出於上賜是以國士遇夢炎也其後筦樞務晉台司實基於此乃立人本朝毫無匡救似道專則順之而已矣國勢危則逃之而已矣敵兵至則降之而已矣國士之報果安在耶綱目特筆書之明其進身之始受恩至重而他日之反顏事讐真狗彘弗若也奚暇計其對策之常談與綴行之衆士乎或曰是則然矣寶祐四年文天祥及第其書法與夢炎一例者何居曰信公亦狀元宰相也特書其賜第正以明其不負科名也

